

# 走吧，种一树春光

**编者按：**正逢一年春光好，恰是植树添绿时。今天是我国第46个植树节，各地掀起春季绿化热潮，共同为美丽中国增添绿色底蕴。树是财富，是人民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，长养着一方水土一方人，倡导植树，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。种一棵树，即是种一份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

在这万物生长的季节，提着锄头、水桶和树苗，爬上小山头，种下一片绿色，种下新一年的希望。为小树苗浇透水，抬头眺望远方，山川连绵，草木青青，这是我们一起建设的家园，在春天里变得更加美丽、更加生机勃勃。

## 树、水和孩子

◎ 杨太国

“山上没有树，水土保不住，庄稼保不住……”每当植树节来临，我的耳畔就响起这些话。对我来说，护林和造林的好处是真真切切的。

我家在云南高原，一个山腰上，小时候，那里有很高的森林覆盖率。可那时候的人们都是烧柴做饭，开始时柴多，漫山遍野都是，所以砍柴就没人管。可是随着人口越来越多，山上的树越来越少了。随之而来的是千年不干的龙潭水也渐渐地干涸了。半山腰上的农村没有水可是个要命的问题。人要喝水，牲畜也要喝水。可挑水要到山脚下去，这真的是太难了！

特别是在农忙时，我和大妹二妹就不得不去抬水。我们下到山下人家时，看见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都在玩陀螺、踢毽子、跳绳、过家家……真快乐啊！我们好羡慕。羡慕完了我们还得去抬水。我是老大，吊水桶的绳子得靠近我这边，这样妹妹才抬得动，可这样我就特别累，抬一桶水到半山上来，我就有气无力的了。妹妹们更是不敢

去第二次了，大妹说：“我去割猪草去。”二妹太小，抬起来水来站都站不稳，没办法，我只好胶桶去背，我一天下去背三次就再也无力气了。最后一趟都是走二三十米远就得停下来喘气了。妈妈收工回来，看看水缸的水，虽然没有完成她说的任务，但她还是很满意，毕竟抬水、背水太难了。

爸爸是煤矿上挑煤的工人，他一回来就把水缸挑得满满的。爸爸特别勤劳，到了冬天农闲时，不用去地里帮妈妈干活，他才腾出时间来把家里的蓄水池又扩大了一倍。这样，蓄水池蓄的水才差不多够喂家里的牛、马、猪了。而且，蓄水池里的水还可以用来洗衣服、洗澡等。这样的话，一天挑一次水就够饮用和做饭了。有时，我背着一只胶桶去背一次回来，也差不多够用了。

后来，我家那座大山封山养林了，政府也号召大家在荒山空地造林。这可是我们全家人、也是全村人的希望啊！我一放学就和弟弟妹妹到荒山上去种树。附近的人家也都出

动了，就这样，一片片荒山空地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树苗。后来，我们又参加了浇苗的事。从山下到山上，一路上都是人挑水、牛背水、马驮水的景象。就这样，树苗就成活了，而且越来越茂盛。慢慢地，一眼泉水又从我家屋后流了出来，非常甘甜。而且除了在枯水期没有水外，其他时间几乎不用去挑水了。

爸爸又把蓄水池开得更大了。蓄水池里还种了茭白、莲藕等，全都长势喜人。更可喜的是养的鲤鱼、草鱼也长得很快，晴天水清一些，可以看见鱼儿游来游去的。爸爸还在蓄水池中间浇了一个大水泥桩。然后在水泥桩上用水料搭了个凉亭。同时在房前屋后都种满了桃树，每到3月桃花盛开的时候，就会引来不少赏花客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到城里工作了。但每年春天植树节前，我都会想起童年的那些经历。我深深地体会了植树造林、封山育林的重要性，这样可让人与自然和谐发展，过上诗意又幸福的生活。



## 春雨绵绵好种树

◎ 黄淑芬

绵绵春雨带来了春天的新鲜气息。尽管天气还是有些冷，但是老家城北苗圃市场里却已是人头攒动，吆喝声一片。

“老板，给我来50棵杉树苗，50棵枫树苗……”

“老板，买你这么多树苗，可以送几棵猕猴桃给我试种吧？”

老家多山，最适宜种树。冬月时节，颗粒归仓后，父亲就会扛把锄头上山挖树坑，为来年开春种树作准备。挖树坑的山地是我家的自留地，还有自己开荒的山地。从冬月到腊月，父亲挖下了上百个树坑。5米远一个的树坑整齐地排列，依山而上，像大地的眼睛。

才过正月初六，父亲就已经坐不住了，要去苗圃市场打个转，看是否有树苗出售。终于看见那一捆捆的苗了，这下他倒不着急了，慢慢地一家家仔细打量过去。有熟悉的苗木老板会冲着他打趣说：“你来回回地走，看出花来没有？”父亲笑着答：“树苗能出花，这是稀有物种，我倒想种种呢。”在市场里转了两个来回后，父亲最后才在其中的第一家购买了中意的杉树苗和枫树苗。

买回了树苗，父亲并不急于上山去种，还要对它们再处理一下。他去山脚下挖回两筐黄泥，调成稀糊，给一棵棵树苗的根部涂上。我问他：“为什么要涂上黄泥呢？”父亲说：“黄泥水又叫生根水，涂上后成活率高一些。”收拾停当，父亲招呼我们兄妹跟他上山去种树。

真是佩服父亲，山又高坡又陡，他是怎么能挖出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树坑的。我们种树需要两人配合，一人扶树苗，一人填土。不过父亲不需要帮手，他一个人种都比我们种得快。

常常我们小孩子种了几棵后，就对种树失去了新鲜感。丢下活儿就漫山遍野地转悠，看有没有可采的野菜、野花。

种下树不需要浇水，绵绵春雨已经帮了我们的大忙，肥沃的土地湿漉漉的，何况树苗的根部还涂了生根水。种下了树，隔三岔五，父亲就会上山去看一眼，看到没有成活的，就做个标记，多购几棵来补种。

父亲经常上山除草，精心照顾那些树，逐渐地，曾经的小树苗长成了迷人的风景。每一次看着那层层叠叠的绿，我和父亲都会很陶醉，很有成就感。

又是一个雨绵绵的春天，我仿佛听到边上的鸟儿在我耳边催促：“种树，种树……”好吧，我要回家跟父亲去种树。

## 妈妈从城里带回了一株花椒树

◎ 田雪梅

多年前的一个植树节，母亲进城买菜籽，带回了一株花椒树苗。

苗儿大约50厘米长，身材不直溜，性格还不温顺——上面冒着小刺，冷不丁就会被扎一下。母亲对这棵花椒树苗非常喜欢，为它选了好几处落脚的地方。种在园子里吧，担忧春寒料峭会冻坏它；种在院子里吧，怕刺到不安分的我。于是，父亲和母亲合力搬来了一个沉重的大瓷盆，在里面填满了肥沃的土壤，花椒树就安家落户在这里了。

随后的一段日子里，母亲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花椒树苗，天气太冷时，瓷盆虽重，母亲还是要不辞劳苦地将它挪到暖和的地方。

终于，经过一段时间的呵护，一度光秃秃的小树苗上长出了点点新芽。新生命的萌发，给我们带来大大的欢喜。冬天来时，母亲在蛇皮袋里装上麦草围在花椒树的根部，还要把旧棉衣搭在上面，让花椒树可以暖暖地过冬。

后来，我去外地读书。再回家时，花椒树长得比我还高，尖刺越发锋利像图钉，要是不小心被扎一下，可就会火辣辣、麻酥酥地疼，这树真是又丑又笨又不驯啊。此时它挂满火红的花椒，如串串红豆，满院氤氲着独特的香气。做饭时，揪几片叶子放在里面也能调味，丑树原来是宝树啊！

我成家后，每当花椒成熟了，母亲总会精心挑选一些晒干后带给我。我们在城里的家，也因为这花椒而有了家乡的味道。用它们做的菜，似乎也格外有味道，总是让人食欲大增。

后来，母亲也进了城。可她一直放心不下花椒树。去年3月，堂哥的大货车要去林场送树苗，路过我家。母亲便托堂哥把花椒树拉到城里。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小心翼翼地将那棵承载着许多记忆的花椒树移到了城里。

当母亲再次打量那棵花椒树时，她的眼神里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欣喜，仿佛是与一个久违的亲人重逢。我们征得物业同意，在楼下的一片绿化带中为花椒树安了新家。种下它的那一刻，感觉不仅是一棵树的移植，更是家的记忆和乡土的气息在城市中的延续。

如今，这棵花椒树在城市的新环境中继续茁壮成长，甚至枝叶比从前更加繁茂。从它旁边走过，闻着阵阵熟悉的香气，提醒着我们家的味道从未远去。无论我们走到哪里，家的温馨和那份简单朴实的爱，都会像这棵坚韧的花椒树一样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。

## 在林中 陈思安 摄



## 阡陌参差树摇风

◎ 马亚伟

阡陌，说的是纵横交错的田间小路。在田间小路上走过，你可能会发现，那些细细长长的小路简直就是野生野长的，没有什么规则和秩序。有时候，你走在小路上，正在欣赏陌上花开，小路突然就消失了，前面是一派世外桃源般的风光。有时候，你随心走在阡陌之间，会发现有的路好像没有尽头一样，曲折折，通往幽处。阡陌参差，田野呈现出天然的不规则之美。

阡陌游春，风光无限。尤其是与一棵树相逢，会有惊喜。春到田间，到处绿油油的。这时，路边的一树桃花调皮地跃入你的视野，粉红色的桃花开得活泼，点缀在绿色的麦田中，仿佛是一块粉红的丝帕飘然而落。一阵风吹过来，朵朵桃花在风中轻舞，似乎是哪位佳人在轻轻挥动丝帕，让人怦然心动。

阡陌之间，这样的树可真是不少呢。有时你会与一棵梨花劈面相逢，眼前的景色又丰富起来，而且极有层次感。一棵梨花开得正盛，花朵洁白如雪，纯净似玉，开成一片，演绎着烂漫春光。春风柔软的手抚摸着，花瓣微微抖动，惹人怜爱。不知是风抚弄花树，还是花树在摇动春风。风让画面有了动态，有了无限生趣。陌上花开，缓缓归，才算得上不负春光。阡陌参差树摇风，更要放慢脚步，慢慢走，欣赏啊！

阡陌交错，树影摇曳。路边最寻常的是柳树，柳树最常见，是因为它太容易成活了。寻常柳树，并不能带给人

更多惊喜。但柳树的妙处在于点缀，点缀在田间地头，使得风景可以俯仰生姿。俯视可见田园风光，仰视可见柳枝披拂。千条柳丝袅袅垂落，整棵柳树仿佛腰肢柔软的舞者，在微风中舞动出曼妙灵动的舞姿，让人觉得最寻常的风景也有可观可赏之处。如果你在纵横的阡陌间走累了，可以在一棵柳树下休息。正像汉字“休”字，靠在树边歇歇脚，“息”，歇歇脚之后心灵变得自由自在。长在路旁的树，或许就是告诉你关于“休息”的深意，告诉你人生也该适时休息。暂时告别繁重的工作，到阡陌参差的田野走走，你会跟大自然学到很多智慧。

有时你走在田野中，还会遇到一棵老树，一般是老榆树。老榆树粗粗壮壮，需要几个人才能围抱一圈。它仿佛是大自然中的智者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，也见证着人们在土地上代代生息。人们不断开辟新田地，种上庄稼，以供生活，可也总是会为老榆树留一个位置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老树是神秘的，是一道让人仰望的风景。因为这样一棵树，田野增添了几分厚重。微风吹过，老树发出一种古老而悠长的声音，像是在讲述多年前的故事。老树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看着村庄的沧桑变化，听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。能与这样一棵老树相逢是幸运的。

阡陌参差树摇风，岁月沧桑如流云。如果你在春天的田野遇到一棵树，一定要停下来，好好欣赏一番啊。



## 古来植树传佳话

◎ 魏有花

植树，一个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绿色行动，向来为世人所称颂。古人植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。

早在虞舜时代，就有了“林业部部长”——虞官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舜任命的第一任虞官叫伯益。西周时期，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、林衡来管理山林，规定孟春之月和季夏之月“禁止伐木”，同时宣布“不种者，无椁”（即不种树的人死后不给棺材）。在春秋时期，管仲就提出：“民之能树艺者，置之黄金一斤，直食八石”的植树奖励办法。

唐朝时候，朝廷明令在驿站之间植树，“以荫行旅”，成为一道道独特亮丽的风景。而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时，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，种在拉萨，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念之情，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主柳。

宋朝对种树能人格外器重，会免除其赋税以示鼓励，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考核直接挂钩，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升级。宋太祖还颁诏规定，砍伐枣树、桑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。

到了元朝，元世祖忽必烈专门颁布了《农桑之制》，规定：每丁每岁种桑、枣二十株，如土性不宜，可改种榆、柳，均以种活成长为数，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，如有失职或申报不实的，则给以严厉惩处。

而明清时代，要求植树的规模就更大，范围更广。明太祖朱元璋规定“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，栽桑麻木棉半亩，十亩以上者倍之”，号令天下广植桑、枣、柿、栗、桃。清朝则要求，地方官员必须加强对植树造林的宣传，劝导百姓植树，禁止非时采伐、牛羊践踏及盗窃。

古人植树今安在，许多帝王圣人的手植树，至今仍枝繁叶茂，福佑后人。黄帝手植柏，树龄约5000年，生长在陕西黄陵轩辕庙，高20余米，胸径11米，苍劲挺拔，冠盖蔽空，叶子四季不衰，层层密密，像把巨大的绿伞，被称为“世界柏树之父”。老子手植的银杏树，树龄约2600年，生长在陕西周至县楼观台宗圣宫，树高24米，胸围15米，树心已空，树皮后发新枝，堪称神奇。

清末名将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期间，下令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，据统计光种活的树就达26.4万株，人称“左公柳”，至今仍为西北人民所称道。清人杨昌浚曾写诗赞道：“大将筹边尚未还，湘湖子弟满天山。新栽杨柳三千里，引得春风度玉关。”

古代的文人墨客，不仅喜欢植树，还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“植树诗”。白居易堪称“种树迷”，他做过多处地方官，他官做到哪里，树就种到哪里，每到一处都要栽花种树。任忠州刺史时，他掏钱买花树，并率领童仆等荷锄在城东坡挖沟引水，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树，绿化荒山，改善环境，劳动其中，陶醉其中。他的《东坡种花》诗就生动地记载了这件事：“持钱买花树，城东坡上栽。但购有花者，不限桃李梅。百果参杂种，千枝次第开。”在他的诗中，常能见到一些有关植树的诗句：“手栽两树松，聊以当嘉宾”，“白头种松桂，早晚见成林。”

爱树种树的古代诗人有很多，读他们的诗，就能读出片片新绿和参天的姿态。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带湖新居种树，并写词：“东岸绿阴少，杨柳更须栽。”唐代诗人杜甫爱桃树，他住处附近的景色是“红人桃花嫩，青归柳叶新。”据史料，他因战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，向驻地熟人要桃树苗，“奉乞桃栽一百根，春前为送浣花村。”就是生动写照。

前人栽树后人乘凉，植树节到了，唯愿将植树的接力代代传承。